

## 金庸小說中的兩性關係——論俠客之妻與母

周淑媚<sup>1,2</sup>

<sup>1</sup>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sup>2</sup>東海大學中文系 博士生

### 摘 要

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所有的愛情都建立在刀光劍影的廝殺中，沒有一個妻子的江湖地位是因由丈夫的顯赫而來的，她們人生的絕大部分也不是作為母親而存在。相較於古代女性在成為母親以前短暫而模糊的形象，金庸小說中的兩性關係是通過男女平等的虛構，直接進入純粹的愛情的核心領域。他筆下的女性人物不但忠於愛情，也忠於自我。他重筆寫少年情侶琴劍江湖，相互扶持的愛情童話，從男性心理救贖的立場上把愛情雙方的互補性推到極點。當其落實到婚姻生活中，愛的哲學則指女性主體意識覺醒後對脆弱的愛的本質的探索與珍視；然囿於男性敘事的框架，有時愛的哲學也常被置換成消滅主體性的忘我犧牲。這是金庸混雜著傳統與現代的的女性意識的一種表現，在他筆下的俠客之妻、之母，不是簡單的臉譜化可以概括，本文試圖發掘她們徘徊在傳統道德與自我本能之間的模糊身影，以期建構俠客之妻與母的自我形象。

關鍵詞：金庸小說、愛情童話、婚姻神話、兩性關係



## 一、前言

電影「新龍門客棧」中有句話如此道：「都說江湖消磨兒女情，豈知江湖兒女情更長」。在「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倫理下，中國古典小說多的是青梅竹馬或一見鍾情式的愛情；而武俠小說在特定的作為人之構成的「武林」<sup>1</sup>與作為空間之構成的「江湖」的背景下，男女兩性之間有了較從容交往的機會。這是因為在「仗劍行俠」、「快意恩仇」的傳奇空間裡，只要有膽識、武藝高強的女性就能自由地往來。不同於傳統的父權文化社會，女子是一位將來做母親的「潛在的母性」；透過婚姻的形式，潛在的母性變成「具體的母性」，結婚將給她新的生活環境及新的社會身分。<sup>2</sup>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所有的愛情都建立在刀光劍影的廝殺中，沒有一個妻子的江湖地位是因由丈夫的顯赫而來的，如《笑傲江湖》的女中鬚眉寧中則；她們人生的絕大部分也不是作為母親而存在，如《天龍八部》中段王爺的情婦們。

相較於古代女性在成為母親以前短暫而模糊的形象，同樣以古代社會為背景的武俠小說，「絕不歧視女性和低估女性力量」。<sup>3</sup>金庸小說中的兩性關係更是「通過男女平等的虛構，直接進入純粹的愛情的核心領域，直接而真實地刻畫愛情主人翁們的種種真實的形態與神態。」<sup>4</sup>他筆下的女性人物不但忠於愛情，也忠於自我。陳墨說：「金庸小說中大量的篇幅都是寫男女愛情，而對婚姻和性則寫得較少。」<sup>5</sup>實則在對婚姻生活的描述中，金庸放棄理想化的處理方式，採取一種更為現實的情感態度，是以前筆下人物的婚姻生活明顯要比愛情故事黯淡褪色許多。對於少年情侶，他全力表現兩性關係的相互吸引，如《射雕》三部曲中的郭靖和黃蓉、楊過和小龍女、張無忌和趙敏，《天龍八部》中的段譽和王語嫣、虛竹和夢姑等；至於中老年的夫妻，則著力刻畫兩性關係的相

<sup>1</sup>據葉洪生考證，「武林」一詞由白羽衍創，其定義內涵較「綠林」為廣，兼及江湖上黑、白兩道，用以通稱武術界。詳葉洪生（1994），《葉洪生論劍—武俠小說談藝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 214。

<sup>2</sup>見盧升淑（2000），〈中國現當代女性文學與母性（序言）〉，收入荒林、王紅旗主編《中國女性文化》（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頁 157-71。

<sup>3</sup>見倪匡（1997），《三看金庸小說·前言》（台北：遠流出版公司），頁 13。

<sup>4</sup>陳墨（1997），《情愛金庸·引言》（台北：雲龍出版社），頁 9。

<sup>5</sup>陳墨（1995），《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頁 548。

互排斥，如《雪山飛狐》中的苗人鳳和南蘭，《俠客行》中的白自在和丁小翠，《書劍恩仇錄》中的陳正德和關明梅等。他把愛情與婚姻分為兩個世界，在愛情的世界裡強調唯美純淨，編織著美滿的愛情童話；在婚姻的國度中卻是理性節制，甚少營造美滿的婚姻神話。

二十世紀末，中國大陸出現「母親危機」論的課題，有心人大聲呼籲：若說十六世紀發現人，十九世紀發現婦女，二十世紀發現兒童，則二十一世紀將會發現母親。<sup>6</sup>在父權制社會中只有兩種女性，一種是聖母（偉大的母性），一種是妓女（不道德的女性）。武俠小說有自己獨特的類型情節模式，「俠客成長」的敘事模式是貫穿金庸小說的主導性模式，其基本敘事程序為：男俠在生父缺席、類父（師父、義父）代父職傳授武藝 / 遭遇一或數個奇女子或者一場災難性巨變 / 歷經各種磨難奇遇和出生入死的波折，武功、情感及對江湖世界的體認均獲得一定程度的提昇 / 以自己的方式行俠仗義、局部修正江湖世界的正邪偏見，並重新賦予江湖新秩序 / 最後與所愛攜手同隱。<sup>7</sup>在這樣的敘事模式中，缺席的父親可由「類父」取代。相對地，作為一位女俠，在江湖世界中，其女性身分的力量不容歧視與低估；而作為一位江湖俠客之妻、之母的身影，在武俠小說中幾乎是隱性的，俠客的世界裡幾乎沒有妻子或母親的位置。

當女性主義者從對女性文學譜系的建構中尋找母親的聲音，教育專家也從社會現實層面提出母親危機的論點，試圖發現母親；「母性」在歷史、文學上，在現實的地位中逐漸地顯影清晰。武俠世界雖純屬虛構，然其中人物行止反映社會百態；本文擬透過對金庸武俠小說中多樣化的女性塑型，考察在虛構的男女平等的江湖世界中，作為一位江湖俠客之妻、之母的女性品格與內心生活，試圖為武俠小說中的妻子與母親建構其應有的身分地位，並從中對應出其在現實生活中的社會意義。

## 二、婚姻神話

<sup>6</sup>王東華（2003），《發現母親》（中國婦女出版社）。

<sup>7</sup>宋偉杰（1999），《從娛樂行為到烏托邦衝動——金庸小說再解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96。

金庸小說的情愛世界裡，百花齊放，扣人心弦，有正格的投契之愛，也有違背倫常的不倫之戀。由於兩性之間始終存在著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情況，<sup>8</sup>而金庸的愛情童話中所塑造的情侶大都屬於「投契之愛」的類型，他們彼此間氣味相投、相知相惜、互信互重，為對方設想，且擁有強烈歸屬感。<sup>9</sup>這些戀愛中的男女有著共同的特徵：即兩性間截然不同的性格氣質。當這些男女在追逐愛情的過程時，迥異的氣質性格即成為彼此相互吸引的魅力之源。如郭靖的憨拙與黃蓉的聰慧，楊過的深情放達與小龍女的淡然超脫，張無忌的優柔寡斷與趙敏的精明練達，喬峯的粗獷與阿朱的婉約，溫青青的任性嬌縱與袁承志的寬容忍讓，任盈盈的包容體諒與令狐沖的至情傲性等，他們在彼此間找到理想化的自己，最後終於修成愛情的正果。然而在愛情童話中有時難免會遇到大野狼。當男女雙方無法相濡以沫，又不能相忘於江湖時，<sup>10</sup>迷戀的不倫的愛情最終總是自傷傷人。

#### （一）中國的安娜·卡列尼娜

金庸小說大力經營少年情侶的投契之愛，展現的即是兩性關係中相互吸引、理想化的這一端。至若中年夫婦，金庸則傾向突顯夫妻間隱藏於陌生性別中的相排斥的一面。當然他也描述婚姻美滿的夫妻形象，如夫唱婦隨的胡一刀夫婦，他們短暫而和諧幸福的婚姻模式就曾給苗人鳳留下完美的記憶：「胡大俠得此佳偶，活一日勝過旁人百年。」<sup>11</sup>苗人鳳羨慕胡一刀有真心相愛的夫人相

<sup>8</sup>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 G. Jung）認為男女兩性具有截然不同的社會和生物學上的命運。他假定男女分別由男性原型和女性原型塑造而成，因而一種人正好代表另一種人的互補的對立面。他提出雙性別的概念，認為每個人都有一種無意識的異性人格，即在我們的異性意象中反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真面目；尤其是當我們不切實際地把異性對象理想化或盡力貶低其價值的時候，這一點更為清晰。詳波利·揚-艾森卓（Young-Eisendrath, Polly）（2003）著，楊廣學譯，《性別與欲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42-3。

<sup>9</sup>張老師月刊編輯部（1988），《中國人的愛情觀》（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sup>10</sup>《莊子·大宗師》：「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郭慶藩（1982），《莊子集釋》（台北：華正書局），頁 242。

<sup>11</sup>金庸，《雪山飛狐》，頁 225。本文所有金庸小說引文皆採用遠流 1996 年版，下文不再註明。

偕共闖江湖，雖然不幸早死，但這一生卻比自己活得快活；不經意地對自己的婚姻流露出幾許的遺憾和失落。

苗人鳳與南蘭的婚姻悲劇是被放在與胡一刀夫婦美滿婚姻模式的觀照下，具體而微地呈顯出來。「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武林豪客苗人鳳，崇尚的是胡一刀夫婦那樣仗劍而行、夫妻相隨的默契。他盛贊胡夫人對丈夫的情愛：「像這樣的女人，要是丈夫在火裡，她一定也在火裡，丈夫在水裡，她也在水裡……」他始終記得鍾氏三雄火攻客棧時，他在火裡，而她卻獨自先逃出去。雖然腦子裡一直覺得不懂武功、是個女人、又不是他的妻子的南蘭應該逃出去，「但在心裡，他深深盼望在自己遇到危難之時，有個心愛的人守在身旁，盼望心愛的人不要棄他而先逃。」<sup>12</sup>

緣禮而非緣情的婚姻，對南蘭而言，是其不幸的根源。出身官宦的千金小姐，「她要男人風雅斯文、懂得女人的小性兒，要男人會說笑，會調情……苗人鳳空具一身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武功，妻子所要的一切卻全沒有。」<sup>13</sup>她需要溫柔體貼，低聲下氣的安慰，可是卻因為報恩而嫁了一個不理會自己心事的男人。她的悲劇來自婚姻本體的錯位。她要求的，是苗人鳳所沒有的；而苗人鳳所能夠給予的，也正是她所不需要的。後來遇到談吐風雅，又能低聲下氣的討人歡喜的田歸農，「終於，在一個熱情的夜晚，賓客侮辱了主人，妻子侮辱了丈夫，母親侮辱了女兒」，<sup>14</sup>需要溫柔、熱情的南蘭拋棄丈夫、女兒、家園、名聲，決心只要和田歸農在一起，即使是短短的幾天，給丈夫殺了也罷。

選擇田歸農是緣情不再是緣於禮了。田歸農不僅相貌堂堂，且能文允武，精通詩詞曲賦，為人又溫存體貼，無論哪一方面均符合南蘭的愛情理想。就像是中國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樣，<sup>15</sup>南蘭不滿足於平庸的婚姻生活，她強烈地渴望著愛情。所不同的是安娜的丈夫有權勢地位，就是沒有愛；而苗人鳳雖深愛著妻子，但因生性寡言，不擅表達情意。雖然看到丈夫的挽留，聽到女兒的哭求，但眼角中更看到田歸農動人心魄的微笑，因此她決不回頭：

<sup>12</sup>金庸，《飛狐外傳》，頁 54。

<sup>13</sup>金庸，《飛狐外傳》，頁 55。

<sup>14</sup>金庸，《飛狐外傳》，頁 56。

<sup>15</sup>陳墨，《情愛金庸》，頁 171-2。





終於，苗夫人的頭微微一側。苗人鳳的心猛地一跳，他看到妻子在微笑，眼光中露出溫柔的款款深情。她是在瞧田歸農。這樣深情的眼色，她從來沒有向自己瞧過一眼，即使在新婚中也從來沒有過。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瞧見……他大踏步走出廳去，始終沒說一句話，也不回頭再望一次，因為他已經見到了妻子那樣深情的眼色。<sup>16</sup>

南蘭的孤注一擲並未換來愛情的圓滿。田歸農自與她私奔後，成天提心吊膽，害怕苗人鳳前來尋仇，大部分時間忙著打坐練劍。「因為害怕，於是田歸農的風流瀟灑便減色了，於是對琴棋書畫便不大有興致了，便很少有時候伴著她在粧台前調脂弄粉了。」<sup>17</sup>正是因為不喜歡武功才離開苗人鳳，南蘭將心目中理想化的意象投射給田歸農，她「為了愛」，拋棄丈夫、女兒、名節來跟隨他，而他卻不以為這是最寶貴的。看到田歸農對自己性命的顧念，遠勝於珍重她的情愛，終於徹底看穿田歸農的真面目，後來在協助胡斐脫困時，不禁幽幽嘆道：「要明白別人的心，那是多麼難啊！」<sup>18</sup>

南蘭是性情中人，她的行為的最大動機是愛，當她不顧一切，飛蛾撲火般地向愛情理想奔去，到頭來愛情失落，同時也就失落生存的意義。她的遺言「把骨灰撒在大路之上，教千人踩，萬人踏！」不啻說明她幡然領悟聽從自己的心，追逐愛情的本質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作為人妻，一位俠客之妻，她不懂得欣賞丈夫的武功人品，為了愛而失足，妻子侮辱了丈夫。作為人母，「她很愛女兒，然而這是苗人鳳的女兒，不是田歸農和她生的女兒。」<sup>19</sup>她硬著心腸任由女兒哭喊叫著媽媽，就是不肯回頭抱女兒。母愛原是最偉大、最崇高的情感，也是一個人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愛。她的女兒苗若蘭所缺少的正是這份無法替代的愛。藉由女兒之口，我們看到為了愛而失格的母親對女兒的人生價值判斷所造成的影響：「我媽媽做過一件錯事。」「那是一件大錯事。一個女子一生不能錯這麼一次。我媽媽教這件事毀了，連我爹爹也險險給這件事毀了。」<sup>20</sup>雖然金庸並未將之醜化為蕩婦，但最後通過苗若蘭對胡斐說：「我一定要學你媽

<sup>16</sup>金庸，《飛狐外傳》，頁 57。

<sup>17</sup>金庸，《飛狐外傳》，頁 388。

<sup>18</sup>金庸，《飛狐外傳》，頁 787。

<sup>19</sup>金庸，《飛狐外傳》，頁 56。

<sup>20</sup>金庸，《雪山飛狐》，頁 224。



媽，不學我媽。」<sup>21</sup>母親還是侮辱了女兒。

## (二) 隔岸風景美

在兩性間的嫉妒、羨慕和競爭之中，常可看到夫妻間所表現出來的隱藏於陌生性別中的原始意象和原始情緒。當人們墜入愛河或與伴侶明爭暗鬥時，無意識的「夢中情人」便活躍起來；這時人們可體驗到異常強烈而平常很少遇到的情緒激動狀態，這其中包括仇恨心理。<sup>22</sup>墜入愛河的情侶彼此傾慕與自己不同的「另一極」的性格，無條件地理想美化對方的任何一切。一旦愛情的角力塵埃落定，步向漫漫婚姻軌道之後，原本相互吸引的魅力之源會因兩性關係間相互排斥的一面而日益尖銳對立。金庸小說中不乏充滿怨恨情緒的夫妻，他們彼此認定對方是世界上最可惡之人。這是典型的愛的失落的症狀。《俠客行》中的史小翠與白自在夫婦即是個中代表：

白自在向來傲慢自大，史小翠本來對他不喜，但她父母看中了白自在的名望武功，終於將她許配了這個雪山派掌門人。成婚之初，史小翠便常和丈夫拌嘴，一拌嘴便埋怨自己父母，說道當年若是嫁了丁不四。也不致受這無窮苦惱。其實丁不四行事怪癖，為人只有比白自在更差，但隔岸景色，看來總比眼前的為美。(頁 574)

史小翠對丈夫不滿與丁不四無多大干係，雖則她常故意添油加醋地誇張自己對丁不四的愛慕，藉以激得丈夫生氣；然她也爲了表示不與丁不四有所瓜葛，寧可選擇跳河，堅決不跟丁不四上碧螺島。這正是兩性間相互排斥的作用力的表現。互不滿意的夫妻間，未必一定有第三者的介入，也許只是單純的不服輸性格，抑或不滿對方的行事態度罷了。這種相互排斥的作用力，它同時還表現在夫妻雙方間的競爭上：如武功不如丈夫又不肯服輸的史小翠，授藝石破天而與兒子白萬劍比武，以自創的金烏刀法破解丈夫的雪山劍法。「金烏」即太陽，太陽一出，雪就化了。從武功名稱和創造者的行爲，即可知史小翠對丈夫白自

<sup>21</sup>金庸，《雪山飛狐》，頁 227。

<sup>22</sup>「夢中情人」，乃指個人心靈中異性性別的一面，這是我們無意識地投射給某位異性的原型意象。詳波利·揚-艾森卓 (Young-Eisendrath, Polly) 著，楊廣學譯，《性別與欲望》，頁 56。

在的怨懟。

金庸塑造了一群掙扎於昔日愛情和現實婚姻之間的女性，這些「怨偶」模式中的女性，因著自身的心病，執著於「隔岸景色」而錯過眼下的幸福。《書劍恩仇錄》中，「天山雙鷹」陳正德與關明梅夫婦又是另一類型。關明梅與師兄袁士霄從小青梅竹馬，後因鬥氣分開，袁士霄遠走漠北多年，知悔而返，惟師妹已嫁予陳正德。關、袁兩人有愛卻不能結合的遺憾，成了陳、關婚姻生活中的障礙與痛苦根源。關明梅自與丈夫成親以來，不是吵嘴、練武，就是共同對付敵人，從未真正感悟婚姻生活的真諦，直到白髮蒼蒼，夫妻間的相處模式才出現轉機：

關明梅心情歡暢，記起與丈夫初婚時的甜蜜，如不是袁士霄突然歸來，他們原可終身快樂。這些年來自己從來沒好好待他，常對他無理發怒，可是他對自己一往情深，有時吃醋吵嘴，那也是因愛而起，這時忽覺委屈了丈夫數十年，心裏很是歉然，伸出手去輕輕握住了他手。陳正德受寵若驚，只覺眼前朦朧一片，原來淚水湧入眼眶。關明梅見自己只露了這一點兒柔情，他便感激萬分，可見以往實在對他過份冷淡，向他又是微微一笑。<sup>23</sup>

這一對老夫妻在過去幾十年中頗有隔閡齟齬，臨到老來，因為一方終於見到「此岸」風景，不再沉緬於不可追的昔日戀情，吵了、怨了一輩子，到老兩情反而轉篤。這「僅是序曲，是一個轉折，是向婚姻之愛的一種開拓。表面上看起來是對愛情的否定，實際是對另一種愛情的肯定。」<sup>24</sup>

境由心生，一旦突破心中的障礙，後勢就如倒吃甘蔗，漸入佳境了。對此關明梅自己曾作了註解：「甚麼都講個緣法。從前，我常常很是難受，但近來我忽然高興了。」「一個人天天在享福，卻不知道這就是福氣，總是想著天邊拿不著的東西，那知道最珍貴的寶貝就在自己身邊。現今我是懂了。」她對袁士霄說：「一個人折磨自己，折磨了幾十年，甚麼罪過也該贖清了，何況本來也沒甚麼罪過。我很快活，你也別再折磨自己了吧！」<sup>25</sup>許多人的婚姻不一定是初

<sup>23</sup>金庸，《書劍恩仇錄》，頁 652-3。

<sup>24</sup>陳墨，《情愛金庸》，頁 237。

<sup>25</sup>金庸，《書劍恩仇錄》，頁 705。





戀情人，婚嫁之後，若仍一味陷溺在業已經美化和理想化的昔日意中人的形象中，縱使眼前人再好，天長日久，優點淡化，缺點突現，就成了關明梅所說的「天天享福，卻不知道這就是福氣」的怨偶。所幸陳正德和關明梅夫婦終於在臨死前幾個月找到失落的愛，真正體驗兩情相悅、生死相隨的信諾。

### （三）悍妻妒婦

嫉妒是人類最難克服的天性之一，精神分析家曾對嫉妒和羨慕作一區別。羨慕是指想擁有別人所有的東西的欲望，它使人覺得自己也有能力或機會得到自己嚮往的東西；羨慕可以導致競爭意識、創新意識、採取主動行動的動機。如苗人鳳羨慕胡一刀夫婦的婚姻模式，「隔岸風景美」亦是另類的羨慕心理。嫉妒則是因自己無法占有別人所有的東西而產生故意破壞的欲望，這是一種仇恨心理，是一種破壞性極大的負面情感。<sup>26</sup>女人的嫉妒往往表現為醋海興波的方式。猜疑善妒的少女在金庸的小說中，雖刁蠻任性，總還讓人我見猶憐，至少承受的一方心甘情願領受；至於喝醋的婦人，楚楚動人的意態不但消失殆盡，作者反倒刻意地暴露出其病態甚或變態的一面。

悍妻妒婦出現的原因不外乎愛情，嫉妒與驕橫有時是愛情的催化劑，有時卻是催淚彈，催出各式人間悲劇。「絕情谷主」公孫止和裘千尺夫婦的婚姻悲劇，正是夫妻間那種不正常的心理嫉妒所滋長出的怨毒和仇恨。兩人從未識得愛的本質。裘千尺自恃武功高強且有恩於公孫止，在表面恩愛的婚姻底層，處處宰制公孫止的生活。她對女兒公孫綠萼解說「丈夫」的意義：「丈夫，丈夫，只是一丈，一丈之外，便不是丈夫了。」<sup>27</sup>她用支配占有的手段來表達對丈夫的愛，用輕視可憐的方法來照顧丈夫的一切生活，認為丈夫是一個沒出息的兒子、徒弟，不配給她的大哥做跟班，二哥提便壺。而公孫止家自唐朝落腳絕情谷以來，過著避世避人、無情滅欲、戒葷酒聲色、嚴禮儀的桃源生活。娶裘千尺實為回報她挺身退敵，保全絕情谷的恩德，何況谷中長久絕情滅欲，清水素菜，甚無

<sup>26</sup>麥萊妮·克萊因 (M.Klein) (1975), 《嫉妒與感激》及其他作品 (紐約: 自由出版社)。引自波利·揚-艾森卓 (Young-Eisendrath, Polly) 著, 楊廣學譯, 《性別與欲望》, 頁 54。

<sup>27</sup>金庸, 《神雕俠侶》, 頁 775。

滋味，裘千尺到來，主動將一身功夫傾囊相授，且挖空心思補足公孫家祖傳武功之不足，更無微不至地周照公孫止的飲食寒暖。只是她處處管束，又瞧不起他，終於激得他心生反叛。自私寡情的公孫止並不一定真愛家中婢女柔兒，只不過在柔兒面前他能大大滿足自己被裘千尺踐踏在腳底的男性尊嚴和虛榮心。為徹底擺脫裘千尺的壓制，與柔兒私奔成為他汲汲追求的目標。當初為了裘千尺保全絕情谷而娶她，如今為脫離她的宰制，寧可選擇逃出絕情谷。當私奔計畫敗露，為了自己活命，公孫止不僅沒有維護柔兒的勇氣，反而一刀將情人給殺了。

婚姻是需要互敬互諒的，任何突顯自己、壓制對方的行為，其結果最終是葬送雙方間的平衡和諧。這對夫妻的組合，女的年紀比男的大，女的武功比男的強，女的地位比男的高，他們不像夫妻，更不像情人，反而像師徒、主僕。裘千尺把自己對立性人格成分投射給丈夫，並力圖通過控制丈夫來控制它，隨著夫妻間的無意識投射和認同作用，其心靈中某些最為陰暗和最令人不安的內在層面亦跟著浮現。絕情谷中，她用言語刺激出家為僧的二哥慈恩為大哥報仇，深重的孽障之氣引得慈恩狂性大發。後來慈恩證得大道，揚長而去前對她說道：「你叫我回來，我卻叫你回來呢！」<sup>28</sup>只可惜她未能領悟因由，懸崖勒馬，回頭是岸。由於長期的磨難和屈辱引致偏激扭曲的行徑，最後與生死冤家公孫止一起摔落地底山洞，「同刻而死，同穴而葬」。<sup>29</sup>

《笑傲江湖》中另有一悍妻形象——平一指的老婆。連武林高手都敬畏幾分「殺人名醫」平一指，平生最怕的是他老婆。在給令狐沖治病時，他曾將自己懼內的心事袒露出來：

搭你脈象，這又是情孽牽纏。其實天下女子言語無味，面目可憎，最好是遠而避之，真正無法躲避，才只有極力容忍，虛與委蛇。你怎地如此想不通，反而對她們日夜想念？這可大大的不是了。……

令狐沖心想：「你的夫人固然言語無味，面目可憎，但天下女子卻非個個如此。你以自己之妻將天下女子一概而論，當真好笑。」<sup>30</sup>

<sup>28</sup>金庸，《神雕俠侶》，頁 1257。

<sup>29</sup>金庸，《神雕俠侶》，頁 1304。

<sup>30</sup>金庸，《笑傲江湖》，頁 684-5。



然則平夫人的形象若何？小說中雖只正面出現過兩次，然在金庸以烘托的手法處理下，平夫人的形象豐實，呼之欲出。<sup>31</sup>他先通過岳不群和岳夫人的聊天請出醫術通神的殺人名醫平一指，再接著平一指大展醫術救治桃實仙的情節，平夫人以助手之姿進入桃谷五仙的視線，「只見一個高高瘦瘦的婦人走進房來，端著一隻木盤，一言不發的放在桌上。這婦人四十來歲年紀，方面大耳，眼睛深陷，臉上全無血色。」<sup>32</sup>再次出場是平一指替令狐沖治病送藥時，她與桃谷六仙的對話確認平一指怕老婆的事實：

那婦人冷冷的道：「你們可知平大夫生平最怕的是甚麼？」桃谷六仙齊道：「不知道，他怕甚麼？」那婦人道：「他最怕老婆！」桃谷六仙哈哈大笑，齊聲道：「他這麼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居然最怕老婆，哈哈，可笑啊可笑！」那婦人冷冷的道：「有甚麼好笑？我就是他老婆！」桃谷六仙立時不作一聲。那婦人道：「我有甚麼吩咐，他不敢不聽。我要殺甚麼人，他便會叫你們去殺。」桃谷六仙齊道：「是，是！不知平大夫要殺甚麼人？」

那婦人的眼光向船艙中射去，從岳不群看到岳夫人，又從岳夫人看到岳靈珊，逐一瞧向華山派群弟子，每個人都給她看得心中發毛，各人都知道，只要這個形容醜陋、全無血色的婦人向誰一指，桃谷六仙立時便會將這人撕了，縱是岳不群這樣的高手，只怕也難逃毒手。<sup>33</sup>

傲視天下、橫行無忌的平一指，對婚姻生活採「遠而避之」的方式，真正無法躲避時惟「極力容忍」、「虛與委蛇」。他從自己的妻子推想他人，認為天下女子皆言語無味，面目可憎之輩，因而想不通令狐沖為何日夜思念她們。

金庸雖未對平夫人的悍妻行徑著墨太多，然其悍妻形象就在這種種烘托對比中突顯出來。他借老頭子之口再一次道出平一指怕老婆的事實：「平一指生平最恨之人是他的岳母，只因他怕老婆，不便親自殺他岳母，也不好意思派人代殺。老頭子跟他是鄉鄰，大家武林一脈，怎不明白他的心意？於是由我出手代

<sup>31</sup>沈亞丹、朱麗麗（2002），《雨鬢風鬟——金庸筆下的江湖女性》（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頁153。

<sup>32</sup>金庸，《笑傲江湖》，頁586。

<sup>33</sup>金庸，《笑傲江湖》，頁593-4。



勞。我殺了他岳母全家之後，平一指十分喜歡，這才悉心診治我女兒之病。」<sup>34</sup>據此可隱約猜出平一指懼內的原因可能是惹不起妻子和娘家，尤其是他的岳母。

被令狐沖封為「天下第一醋罈子」的啞婆婆其實不啞，她的丈夫不戒和尚也不戒葷酒。啞婆婆年輕時是個貌美的尼姑，不戒對她一見傾心，爲了打動她，他去出家做和尚，終於如願娶了啞婆婆。婚後因抱著孩子與路過婦人說了幾句話，惹得啞婆婆醋意大發，負氣離家，讓不戒和尚尋遍江湖十數年，還落得「天下第一負心漢，好色無厭之徒」的惡名。對於妻子的醋勁，不戒和尚曾對女兒說：「那也不全是冤枉，因爲當時我見到那個女人，心中便想：『這女子生得好俊。』你想：我既然娶了你媽媽做老婆，心中卻讚別個女人美貌，不但心中讚，口中也讚，那不是負心薄倖、好色無厭麼？」<sup>35</sup>不戒和尚不僅把啞婆婆當成仙女，朝思暮想，還讓女兒覺得這世上最溫柔、和順的女子是自己的母親：「我爹爹每次見我，總是說媽媽的好處，說她溫柔斯文，從來不罵人，不發脾氣，一生之中，連螞蟻也沒踏死過一隻。天下所有最好的女人加在一起，也及不上我媽媽」<sup>36</sup>。面對如此癡情的丈夫，啞婆婆還是不饒，最後在令狐沖傳授妙招下，這對老夫婦終於和好。這位天下第一醋罈子在金庸筆下被以喜劇誇張的手法丑角化，因而減低了酸醋之味。

### 三、尋找母親

兩性關係可明顯區分爲兩個階段，即從迷戀關係、親密關係到親屬關係。而親屬關係是由生物性的、婚姻的結合所創造的一系列權利和義務。在一些陰錯陽差的關係中也會產生出多樣性的親屬關係，如非婚生子女或繼子女。金庸武俠小說是以中國古代爲背景，這就注定其無法徹底對抗「父」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但作爲一個現代人，金庸又無時不受到現代人文精神的衝擊。現代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特點即追求個性解放和人格獨立。「從邏輯上，一個自由個

<sup>34</sup>金庸，《笑傲江湖》，頁 622。

<sup>35</sup>金庸，《笑傲江湖》，頁 1533-4。

<sup>36</sup>金庸，《笑傲江湖》，頁 1555-6。



體為尋求自由，首先進行抗爭的對象往往便是自己的父母。」<sup>37</sup>而金庸所賦予其小說人物的自由亦包含兩方面：一則求自我的獨立與價值，所以楊過要叛出全真教，要娶師父小龍女為妻；另一則體現傳統道家無拘無束的自由精神，所以楊過、張無忌、令狐沖等才會歸隱江湖。這兩方面都會受到「父」的阻礙，當金庸無法解決此一矛盾時，他選擇避而不談。在「父親」角色缺失的同時，主角身旁大多會有一類似父親角色的人物存在。金庸用一個「類父」的角色來代替不得不回避的「父親」形象，藉以緩衝「孝」與「自由」的矛盾衝突。<sup>38</sup>

他筆下的男俠在從凡人到俠客的成長歷程中，除「精神之父」的指引外，還離不開女性的支撐和智慧的牽引。「一位成功人物的背後必有一位偉大的女性」、「女人創造了男人」，然而無論是哪一種說法，在江湖世界中，這個女人不可能是母親。在母性的現代建構中，對母親的理想化是一條重要線索。本節著重論述俠客之母的形象，企圖藉著金庸小說中為數不多的母親身影，探討這些江湖壽命不長的女性對子一代俠客日後行走江湖的氣度與風範的影響。

#### （一）李萍與包惜弱

父親的形象是恆久的，可替代的；江湖壽命不長的母親是短暫的，其地位卻是不容取代。《射雕英雄傳》中郭靖、楊康的性格養成，與其母親的對待方式有直接關係。倪匡在《四看金庸小說》中說道，郭靖沒見過自己的父親，因此受父親郭嘯天的影響等於零，對郭靖影響最大的人是他的母親和師父江南七怪。又說江南七怪變成江南六怪就此定居大漠，到郭靖已是個十六歲的粗壯少年，僅佔全書的一頁，一頁之中也只說郭靖學武功笨。<sup>39</sup>可知郭靖日後成為理想的完人，母親李萍在童年的教養必是關鍵。

《射雕英雄傳》中對李萍著墨得極少，只說她是農家女子，身子健壯，被金兵圍住時，雖不懂武藝，卻拼命蠻打，自有一股剛勇。她的性格堅韌，從家

<sup>37</sup>吳秀明、陳擇綱（1999），〈走向現代的武俠世界〉，《通俗文學評論》，第4期。

<sup>38</sup>金庸在與池田大作的對話錄中指出《三國演義》的「關羽崇拜」象徵中國民間最重視的道德，「孝」與「義」。詳《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99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sup>39</sup>倪匡（1997），《四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11-21。



逢巨變，一路隨段天德北上，時時刻刻在找機會與殺夫仇人同歸於盡，直到雪地產子，「用牙齒咬斷臍帶，貼肉抱在懷裡。月光下只見這孩子濃眉大眼，啼生洪亮，面目依稀是亡夫的模樣。她雪地產子，本來非死不可，但一見到孩子，竟不知如何生出一股力氣，掙扎著爬起，躲入沙丘旁的一個淺坑中以蔽風寒。」<sup>40</sup>李萍依著丈夫遺言，替他取名為郭靖。李萍不但堅毅與倔強，這一特質在日後郭靖的身上亦顯露無遺。六歲以前的郭靖與母親相依為命，幾乎沒有和外人接觸，母親成為他唯一的模仿對象。一個不識字的鄉下女子，能夠教兒子甚麼呢？可以確定的是誠實以及誠懇待人。為救哲別，不會說謊的郭靖，只叫道：「我不說」而非「不知道」；同時兩度搖頭不要哲別送他的金鐲和金子，說道：「媽媽說的，須得幫助客人，不可要客人的東西。」<sup>41</sup>

「郭靖平時還常聽母親講金人殘暴的故事，在中國如何姦淫擄掠，虐殺百姓，如何與漢奸勾結，害死中國的名將岳飛等。」<sup>42</sup>又李萍身處荒漠絕域之地，惟恐隨時遭遇不測，突然喪命則兒子永遠不知仇人是誰，是以早就將段天德的名字形貌一遍遍地說給兒子聽。年幼的郭靖就在母親的言語、行為的影響下，「得到英雄思想的種子」。<sup>43</sup>李萍的見識最後還表現在成吉思汗以殺死她來相脅郭靖的當下：

李萍將兒子摟在懷裏，輕輕說道：「二十年前，我在臨安府牛家村，身上有了你這孩子。一天大雪，丘處機丘道長與你爹結識，贈了兩把匕首，一把給你爹，一把給你楊叔父。」一面說，一面從郭靖懷中取出那把匕首，指著柄上「郭靖」兩字，說道：「丘道長給你取名郭靖，給楊叔父的孩子取名楊康，你可知是甚麼意思？」郭靖道：「丘道長是叫我們不可忘了靖康之恥。」李萍道：「是啊。楊家那孩子認賊作父，落得個身敗名裂，那也不用多說了，只可惜楊叔父一世英豪，身後子孫卻玷污了他的英名。」嘆了口氣，又道：「想我當年忍辱蒙垢，在北國苦寒之地將你養大，所為何來？難道為的是要養大一個賣國奸賊，好叫你父在黃泉之下痛心疾首

<sup>40</sup>金庸，《射雕英雄傳》，頁 107-8。

<sup>41</sup>金庸，《射雕英雄傳》，頁 123。

<sup>42</sup>金庸，《射雕英雄傳》，頁 126。

<sup>43</sup>倪匡，《四看金庸小說》，頁 16。



麼？」……

李萍又道：「人生百年，轉眼即過，生死又有甚麼大不了？只要一生行事無愧於心，也就不枉了在這人世走一遭。若是別人負了我們，也不必念他過惡。你記著我的話罷！」她凝日向郭靖望了良久，臉上神色極是溫柔，說道：「孩子，你好好照顧自己罷！」說著舉起匕首割斷他手上繩索，隨即轉過劍尖，刺入自己胸膛。<sup>44</sup>

郭靖人格的養成正是在母親李萍這種不叫身後子孫玷污祖上，不做賣國奸賊，一生行事無愧於心等，單純的忠誠的準則，沒有長篇高深的議論，只有簡單確實的遵行。這看似容易的母教，奠定日後郭靖性格的發展不超出此一規範，是以少年時期與他關係最密切的兩個群體——江南七怪和成吉思汗等人，並未對他的性格造成多大的影響。郭靖未曾沾染江南七怪希奇古怪的脾氣，也沒有受到蒙古人的影響。<sup>45</sup>

楊康的母親包惜弱，是個無論心理或行為都極能表現中國傳統女性複雜心理的典型女子。她出身私塾教書先生之家，自幼心地仁慈，見了受傷麻雀、田雞、蟲蟻之類，必帶回家妥為餵養。父親按著她的性子取名「惜弱」。吳靄儀說：「包惜弱是息姬襲人之流。」<sup>46</sup>息夫人以沉默表示傷心，襲人千般無奈，末了總是妥協。包惜弱對完顏洪烈的態度正是如此。得知丈夫已死，自覺該自殺殉夫，但完顏洪烈說幫她報仇，又見他尊重自己，便隨他而行；已知報仇無望，想一死以全節義，又想此人必會攔阻；既知完顏洪烈身分，因無處容身，又禁不住他長期的水磨工夫，無可奈何終於嫁了他。

失了貞節又想立牌坊，傳統觀念和本能衝突的矛盾，在包惜弱的身上體現無遺：

包惜弱整衣下床，對鏡梳好了頭髮，找到一塊白布，剪了朵白花插在鬢

<sup>44</sup>金庸，《射雕英雄傳》，頁 1495-6。

<sup>45</sup>倪匡，《四看金庸小說》，頁 11-20。

<sup>46</sup>襲人本要自殺拒婚，為寶玉守節，但念在賈府恩惠，不能死在賈府；既回兄嫂家，又念在兄嫂待她親厚，不忍死在兄嫂家，不能死在轎中鬧笑話；到了蔣家，見人家隆重其事，又不忍心死在花燭之夜；次晨見蔣玉函原是寶玉舊知，便自忖命中注定，無可奈何，就接受了。見吳靄儀（1998），《金庸小說的女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170。

邊，替丈夫帶孝，但見鏡中紅顏如花，夫妻倆卻已人鬼殊途。<sup>47</sup>

包惜弱打開包裹一看，不覺呆了，只見是一套全身縞素的一裙，白鞋白襪固然一應俱全，連內衣、小襖以及羅帕、汗巾等等也都齊備，心道：「難為他一個少年男子，怎地想得如此周到？」換上內衣之時，想到是顏烈親手所買，不由得滿臉紅暈。<sup>48</sup>

包惜弱聽他誇獎自己容貌，內心竊喜，低頭道：「我是在熱喪之中……」顏烈忙道：「小人理會得。」包惜弱就不言語了。她容貌秀麗，但丈夫楊鐵心從來沒這般當面讚過。<sup>49</sup>

包惜弱既忘不了節義，更忘不了自己是個女人。<sup>50</sup>丈夫死了戴孝，卻又注意到鏡中紅顏如花；想到換穿的內衣是完顏洪烈所買，不由滿臉紅暈；聽到完顏洪烈誇讚自己美貌，立即想到丈夫從未曾如此讚過她，心中竊喜；這種種道德觀念與女性本能的矛盾衝突，顯現其極曲折複雜的心態。

楊鐵心的死對依賴丈夫的她而言，不僅是生離死別，而且還是失落依戀。她的安穩感原是以此依戀為基礎，因而失落依戀即成爲一種心理的創傷。身爲大金國的王妃，她把居所布置得和牛家莊無異，屋內的陳設與她的身分極不協調。由於她的一念之慈，釀成一生悲劇；因爲她的軟弱與遷就，以致讓兒子楊康認賊作父，成爲「環境的犧牲者」。<sup>51</sup>就像郭靖的母親李萍所言，楊家那孩子認賊作父，落得個身敗名裂，只可惜楊叔父一世英豪，身後子孫卻玷污了他的英名。一味地依戀過去，不願正視面對未來；忘不了自己是個女人，卻忘了自己是個母親。包惜弱從未負起教養兒子之責，直至十八歲，楊康方知自己是漢人，親生父親叫楊鐵心。包惜弱的悲劇一如苗人鳳、南蘭與胡一刀夫婦一般，在李萍的對比觀照下，同爲忠良之後的郭靖和楊康，因爲母親的性格因素與對待方式的不同，最後涇渭分明地成了善與惡的兩極。

## （二）黃蓉與閔柔

<sup>47</sup>金庸，《射雕英雄傳》，頁 46。

<sup>48</sup>金庸，《射雕英雄傳》，頁 47。

<sup>49</sup>金庸，《射雕英雄傳》，頁 50。

<sup>50</sup>天地人工作室（1999），《金庸書話》（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頁 190。

<sup>51</sup>倪匡，《四看金庸小說》，頁 44。



論者皆曰《神雕俠侶》中的少婦黃蓉比之《射雕英雄傳》的少女黃蓉，光芒黯淡許多。<sup>52</sup>其關鍵在於她失去性格中最寶貴的個性風采，無意中使「郭靖之妻」、「郭芙之母」的形象掩過她的自我意識，從而魅力大減。由愛情步入婚姻家庭之後，原本浪漫甜蜜的童話世界勢必落實到現實凡間，它不一定是墳墓，但也未必是天堂。金庸在《神雕俠侶》中有一段關於黃蓉婚後生活的描寫：

她性子向來刁鑽古怪，不肯有片刻安寧，有了身孕，處處不便，甚是煩惱，推源禍始，自是郭靖不好。有孕之人性子本易暴躁，她對郭靖雖然情深愛重，這時卻找些小故，不斷跟他吵鬧……

她懷孕時心中不喜，但生下女兒之後，卻異常憐惜，事事縱恣。這女孩不到一歲便已頑皮不堪。郭靖有時看不過眼，管教幾句，黃蓉卻著意護持，郭靖每管一回，結果女兒反而更加放肆一回。<sup>53</sup>

作為一位妻子，她安排了日常生活大小事件，但真正有關出處進退的大節，她從不違拗郭靖；作為一位母親，教養子女卻是生活小事，她恣意護短，養成女兒驕縱不負責任的態度。成家生女後的黃蓉，一顆心分成兩半，一半給了丈夫，一半給了女兒。溺愛女兒成了她最大的弱點，也暴露出其性格上的缺點；郭芙就像是她的一面鏡子，照出她性格非靈秀、非智慧、非賢惠的另一面。<sup>54</sup>

玄素莊主石夫人閔柔是金庸小說中另一寵愛兒子的母親代表。石清、閔柔夫婦本來生有二子，次子為仇家所害，傷心之餘，將疼愛二子之心都移注在長子石中玉身上，每當石清想教訓兒子，閔柔總是百般迴護，不意卻滋長了石中玉自私與頑劣的習性。一如名震武林的黃蓉教不好自己的女兒，石清、閔柔決定學習古人易子而教的遺風，將石中玉送往雪山派受教，哪知鬧出更大事端。當他們遇到誤以為是兒子的石破天，閔柔的母性立即湧現，她「一雙眼光便沒離開過石破天身上。她和愛子分別已久，乍在異地相逢，只想撲上去將他摟在懷中，親熱一番。」<sup>55</sup>當石破天打傷石清、閔柔的同門師兄弟時，一方是愛子，

<sup>52</sup>倪匡，《四看金庸小說》；吳靄儀，《金庸小說的女子》；陳墨，《情愛金庸》一致認為《神雕俠侶》中黃蓉不堪、不可愛。

<sup>53</sup>金庸，《神雕俠侶》，頁 33。

<sup>54</sup>陳墨，《情愛金庸》，頁 242。

<sup>55</sup>金庸，《俠客行》，頁 204。



一方是同門手足，作為正派英雄的本色與作為父母的本色，在這對夫婦身上表現的極為真切：

石清心中亂極，一轉頭，但見妻子淚眼盈盈，神情惶恐，當下硬著心腸說道：「師門義氣為重。這小畜生到處闖禍，我夫婦也迴護他不得，但憑掌門師哥處治便是。」……

閔柔也知無望，向石破天道：「孩兒，你手掌上到底是甚麼毒藥？可有解藥沒有？」一面問，一面走到他身邊，道：「我瞧瞧你衣袋中可有解藥。」假裝伸手去搜他衣袋，卻在他耳邊低聲道：「快逃，快逃！爹爹、媽媽可救你不得！」<sup>56</sup>

武林中人講究俠義之道，必要時可鐵面無私，六親不認。郭芙斬斷楊過右臂，郭靖也要斷郭芙一臂，以求無愧於心，而愛女心切的黃蓉使詐點倒郭靖，助郭芙逃離襄陽城避責。同樣地，閔柔基於愛憐兒子的心情，雖然不符俠義中人的英雄本色，但叫兒子快逃，則更接近人性的真實。

一個女人對丈夫的愛與對兒女的愛是不一樣的。嫁了兇夫雖然可悲，失望死心，可以算了。生了不長進的兒女，最大的悲劇在不可愛的兒女仍捨不得愛。在教養兒女的方式上，黃蓉與閔柔就如同一般尋常婦女，過度溺愛兒女，絲毫看不出佼佼不群的俠女風範。

### （三）殷素素

《倚天屠龍記》中的殷素素與《笑傲江湖》中的任盈盈二人頗為相似；同是魔教教主女兒，貌美多才，殺人不眨眼，同樣愛上名門正派子弟，所不同者，在殷素素多了個母親的身分。殷素素「自幼稟受父性，在天鷹教中耳濡目染，所見所聞皆是極盡殘酷惡毒之事，因之向來行事狠辣，習以為常，自與張翠山結成夫婦，逐步向善，這一日做了母親，心中慈愛沛然而生，竟全心全意的為孩子打算起來。」<sup>57</sup>從妖女變成母親，身分的轉換使得她的心理產生巨大的改變。她洗心革面、一心向善並非出自道德的自覺性，而是在愛的驅使下對丈夫、

<sup>56</sup>金庸，《俠客行》，頁 380。

<sup>57</sup>金庸，《倚天屠龍記》，頁 251。



兒子的一種自我心理轉變。她把兒子命名為「謝無忌」，又想到真的謝無忌已死，自己的孩子頂用這個名字，未免不吉，「然見謝遜如此大喜若狂，料想他對這孩子必極疼愛，孩兒將來定可得到他許多好處，母親愛子之心無微不至，只須於孩子有益，一切全肯犧牲。」<sup>58</sup>在冰火島上，張翠山夫婦備受謝遜威脅，難得謝遜喜歡她的兒子，只要是對兒子好，任何事她都可以委屈求全。

在代表道德傳統的丈夫張翠山橫劍自刎後，知道自己亦將死得不明不白，她索性再次轉換個性做回自己，以高明的騙人手段，假意透露謝遜下落，引起武林風波。自殺前附耳對兒子說：「孩兒，你長大了之後，要提防女人騙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會騙人。」「我是騙他的……你瞧你媽……多會騙人！」<sup>59</sup>也許是早看出兒子宅心仁厚，慈悲無為的性格，她臨死前要兒子提防被騙，尤其是漂亮的女人；但是「張無忌白叫了這個名字，他為人處世，絕沒有半點百無禁忌的任性與主動，從事業到愛情，他都是被動於環境、人際關係而無法解脫。不是受騙，就是受激。」<sup>60</sup>張無忌幾乎是辜負了母親臨終前的教誨，他走了一條與母親本性相反的道路，他不願拂逆旁人之意，處處捨己從人。不過，在婚姻的伴侶上，他選擇了最似母親形象的趙敏終身廝守，或許也是另一種情感的投射。

#### 四、結語

有道是「英雄出少年」。金庸武俠小說重筆寫少年情侶琴劍江湖，相互扶持的愛情童話，從男性心理救贖的立場上把愛情雙方的互補性推到極點。當其落實到婚姻生活中，愛的哲學則指女性主體意識覺醒後對脆弱的愛的本質的探索與珍視；然而囿於男性敘事的框架，有時愛的哲學也常被置換成消滅主體性的忘我犧牲，並被滲透進女性為男性愛人無條件忠誠、無私奉獻的傳統女性規

<sup>58</sup>金庸，《倚天屠龍記》，頁 253。

<sup>59</sup>金庸，《倚天屠龍記》，頁 391。

<sup>60</sup>陳墨（1997），《人論金庸》（台北：雲龍出版社），頁 41。

範。這是金庸混雜著傳統與現代的的女性意識的一種表現，在他筆下的俠客之妻、之母，不是簡單的臉譜化可以概括，她們總是徘徊在傳統道德與自我本能之間，努力地追尋主體自我與愛的真意。

金庸塑造了一群掙扎於昔日愛情和現實婚姻之間的俠客之妻，他以喜劇的嘲弄態度把這些怨偶模式的女性丑角化，如平夫人和啞婆婆等，同時也點出在婚姻生活中，男人是軟弱的，而女性則有其剛烈的一面；女性的剛烈表現在自我意識的覺醒，它反映出像南蘭對愛情理想的堅持，史小翠對個性和自尊的護守，以及關明梅對此刻當下的肯定。

男人是女人生的。男人是女人的孩子，是她的頑童。男人成熟得晚，死亡得早，留下的是女人和孩子，是「母親」和「兒女」。<sup>61</sup>在俠客之母的世界中，父一代的男性神話外衣被剝去，他的地位是可替代的；而江湖壽命不長的母親形象雖短暫，其地位卻是不容取代。母親的性格與教養兒女的方式，對子一代俠客日後行走江湖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力。同為忠良之後的郭靖和楊康，正因為母親的性格因素與對待方式不同，最後涇渭分明地成了善與惡的兩端。母親對兒女的愛與對丈夫的愛大不相同。一個女人嫁了兇夫雖然可悲心死，可以算了；生了不長進的兒女，卻很難算了，其中最大的悲劇在不可愛的兒女仍捨不得愛。金庸在《俠客行》的「後記」中提到：「這部小說中，我想寫的，主要是石清夫婦愛憐兒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並不是重心之所在。」<sup>62</sup>石清和閔柔的兒子石中玉頑劣異常，不信神佛的閔柔卻為了兒子在佛前虔誠祝禱：

如來佛保佑，但願我兒疾病早愈，他小時無知，幹下的罪孽，都由為娘的一身抵擋，一切責罰，都由為娘的來承受。千刀萬剮，甘受不辭，只求我兒今後重新做人，一生無災無難，平安喜樂。<sup>63</sup>

父母之於子女不同於男女愛情雙方，它是因緣際會，無可選擇的。我們無法期待會得到什麼樣的後代，母性之愛正是在這種承擔生命的缺憾，以愛對待發生的一切中體現出來的。

<sup>61</sup>陳墨（1995），《金庸小說人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頁 290。

<sup>62</sup>金庸，《俠客行》，頁 658。

<sup>63</sup>金庸，《俠客行》，頁 391。



二十年前，青春少女接受金庸武俠小說的餵養，所吸吮的是書中俠骨柔情的愛情童話的蜜汁。二十年後，從愛情童話王國落入現實婚姻的軌道，一路行來，目光焦距業已轉換，所注視者是為人妻、人母的角色身分。在女性主義聲浪高揚的今日，秉持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也許落伍，不夠現代化，但也正是這種既復古又創新的混沌矛盾，更增添兩性關係間之不可言說的成分。

## 五、誌謝

本文蒙中國醫藥大學九十一學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CMC91-GCC-08 經費補助，得以順利完成，謹此誌謝。

## 六、參考書目

### (一) 專書

1. 金庸 (1996), 《金庸作品集》(台北:遠流出版社)。
2. 葉洪生 (1994), 《葉洪生論劍—武俠小說談藝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3. 荒林、王紅旗主編, (2000)《中國女性文化》(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4. 倪匡 (1997), 《三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5. 陳墨 (1995), 《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6. 陳墨 (1995), 《金庸小說人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7. 陳墨 (1997), 《情愛金庸》(台北:雲龍出版社)。
8. 陳墨 (1997), 《人論金庸》(台北:雲龍出版社)。
9. 王東華 (2003), 《發現母親》(中國婦女出版社)。
10. 宋偉杰 (1999), 《從娛樂行為到烏托邦衝動—金庸小說再解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1. 波利·揚-艾森卓 (Young-Eisendrath, Polly) (2003), 楊廣學譯, 《性別與欲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2. 張老師月刊編輯部 (1988), 《中國人的愛情觀》(台北:張老師出版

社)。

13. 郭慶藩 (1982), 《莊子集釋》(台北:華正書局)。
14. 沈亞丹、朱麗麗 (2002), 《雨鬢風鬟——金庸筆下的江湖女性》(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
15. 金庸在、池田大作 (1998), 《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6. 倪匡 (1997), 《四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7. 吳靄儀 (1998), 《金庸小說的女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8. 天地人工作室 (1999), 《金庸書話》(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二) 期刊論文

1. 吳秀明、陳擇綱 (1999), 〈走向現代的武俠世界〉, 《通俗文學評論》, 第4期。

## GENDER RELATIONSHIPS OF JIN YOUNG'S MARTIAL ARTS NOVELS: FOCUS ON THE ROLES OF SWORDSMEN'S MOTHERS AND WIVES

Shu-Mei Chou<sup>1,2</sup>

<sup>1</sup> : Lecture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up>2</sup> :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ungha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swordsmen's wives and mothers in Jing Yong's novels. In Jing Yong's martial arts society, most female roles build their status not on the prominence of their husbands or sons but on their own efforts. On the one hand, as maidens, these characters strive for romantic love in which they are involved. On the other hand, when engaging in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they are ready to sacrifice themselves for the welfare of other family members. These female roles not only demonstrate multi-dimensional personality but also struggle hard to strike the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al social constraints and spontaneous eagerness of self-realization. Therefore, the study is aimed to examine these characters closely in the hope of revealing their true identity in the fictional world.

Key words: martial arts novels, fairy tales, gender relationship, romantic love

Requests for reprints should be sent to Chou, Shu-Mei,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91 Hsueh-Shih Road, Taichung 404, Taiwan.  
Email : [mercy@mail.cmu.edu.tw](mailto:mercy@mail.cmu.edu.tw)

